

钱眼识人

金色的闭环



情人看剑

如果郑伊健再大胆一些

就像一次盛大、璀璨的度假终于抵达了完美的收官，新晋威尼斯影后辛芷蕾带着满满的幸福感与祝福重启，手头的工作有条不紊地铺开了，最快与观众见面的“影后新作”是与路阳二次合作的奇幻动作片《刺杀小说家2》，她扮演女将军入云龙。预告片里，她身披的黄金甲胄与坐骑烛龙的鳞片都细细地闪烁着光芒，灼烧了战场的空气。就像水城封后时身穿的高定流光溢彩的金色裙摆，与捧在手上的沃尔皮林咫尺之间呼应，全部形成荣耀的闭环。

闭环在互联网语境里或许就是我们常说的呼应或者轮回，是无数偶然达成默契，毕其功于一役的必然性，辛芷蕾的“闭环”是金色的。差不多十年前，她第一次走进三大之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是出演了《长江图》修行者一角，导演杨超用“一脸佛相”来形容新人辛芷蕾，这句话最近因为威尼斯获奖被翻出来，不少人饶有兴致地分析着影后面相“对撞中的和谐”，解读出“柔美与硬净”共构的冲击力。

2024年，超级网剧《繁花》登陆平台。王家卫导演是因为路阳导演的《绣春刀2》中丁白樱在砍

下长刀时的决绝眼神，向辛芷蕾发起出演李李的邀请。为此，辛芷蕾用了两年的时间去训练、规整自己的身体语言，使得她哪怕不开口说话，一个转身一个背影也能有台词的千钧之力，她学拉丁、探戈等舞蹈，甚至反复练习踩着高跟鞋来回走路。李李这个兼具妩媚、神秘以及胆识的女人，是辛芷蕾第一个出圈的经典角色。王家卫对她说：“属于你的未来才刚起步，现在只是你最好时间的开始。”

这一次，在入围第82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日掛中天》里，辛芷蕾出演“曾美云”一角，她是整部电影的“文眼”。导演蔡尚君的评价是“伟大的演员”。片名四个字出自粤剧《紫钗记》中的唱词：日掛中天格外红，月缺终须有缝趁。这句话巧合于辛芷蕾拿奖之后与过去和解，凡发生皆有利于我的心态不谋而合。导演蔡尚君访问中说拍板的原因是看了助辛芷蕾拿下白玉兰戏剧表演奖的作品，《初步举证》中文版话剧。这是130分钟、18场戏、112页剧本的女性独角戏，演员需要始终保持高能量的输出，从辩护到自辩再到指证，像一枚精准的子弹去击中虚

伪的男权谎言，也要击中台下所有女性观众的内心隐痛，校正自我认知的价值偏差。无论是哪个作品打动导演，对于辛芷蕾来说一切自有安排，因为长期以来作为女演员能够出演的角色陷入套路，工具属性令其生厌，所以毅然决定不顾团队、朋友的“反对”，将自己完全投入到话剧的排练和巡演里，就像她可以做到两年隐匿起来，为李李一角准备。

角色、作品、机遇还有时间，环环相扣。辛芷蕾以不与人言说的坚韧从东北小城鹤岗走到了威尼斯，走出纷飞大雪，最后走到蔚蓝色的海岸。那条她自评影展最喜欢的“封后”战袍其实有出处，灵感来自于1920年代大名鼎鼎的Flapper Style，代表着黄金时代舞跳得最欢，服饰最闪亮，大胆、新潮的年轻女孩，相对于曲线它更在于的是舒展的起伏，flapper就是舞动时裙摆拍打身軀的状态，像鸟儿飞翔的翅膀，也像温暖海浪的涌动，就像未来翩然而至的身影。

钱德勒
媒体人

早闻狄声

从伯乐到员工

辛芷蕾夺得威尼斯影后的一大“回响”，竟是她与前经纪人梁婷一来一往的隔空长文。梁婷一一细说地作为经纪人如何努力，一手将辛芷蕾、成毅、尹正捧到台前，又痛陈公司如何倾其所有付出，真正能赚钱的艺人却少之又少。相比之下，辛芷蕾的语气温和许多，承认存在误会，更愿意放下恩怨，“真诚地感恩，勇于说感谢也是勇气”。

有人形容这是“世纪和解”，但站在职场人的角度，更多读出的是一位老牌经纪人的心有不甘：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不说放手你怎敢高飞？正如早年双方陷于解约争议时，梁婷对外发布的“敬告函”，开篇便是“该艺人与我司签约之前，仅仅是普通‘路人甲’身份的一名‘礼仪小姐’”。那时的恨意与如今的谅解，背后是相似的不甘与不忿。

退一步说，梁婷这篇既有情绪又不忘夹带私货的长文，倒也符合外界对经纪人的想象——能在千万人中发现素人的闪光点，从此为之撕资源、抢机会，血肉相依，最终助其登上

光彩照人的殿堂。影视与现实相互映射，台剧《影后》中就有一条类似的故事线：经纪人胖姐相中了新人史艾玛，陪她四处试镜；在史艾玛被欺负时，胖姐既会严厉呵斥“没有成名就没有哭的资格”，也会悄悄冲出去替她打抱不平。然而，为了星途，史艾玛还是不声不响转投更有资源的公司，蒙在鼓里的胖姐到最后一刻发现真相，虽然不甘不舍，最终也只能一别两宽。

回过头看，这类老式的艺人与经纪人关系，似乎也已经步入时代的黄昏。越来越多艺人不再甘心在大型经纪公司里做“一哥”“一姐”，更愿意自己当家做主。于是，经纪人转变为工作室的员工而非伯乐，话语权完完整整落到了艺人手中——粉丝习惯性指责艺人工作室“没有保护好哥哥姐姐”“没有能力开拓事业”，但说到底，要不要尝试新角色、能不能抓住新机会，终究取决于艺人自己。

说到底，在影视行业整体下行的背景下，资源需用在刀刃上，钱也要揣进自己口袋。品牌方看重艺人的带货能力，平台方关注对艺人的掌

控度，相比经纪人的奋力死磕，真正能起作用的往往是粉丝群体的倾力支持。倒不是鼓励这种“为爱发电”，但经人群体大概应该刷新一下自我认知：给艺人打工，能恰到好处地提供建议、妥善处理风险，已然是行业佼佼者。

当然，告别了一言堂的经纪人，自己当老板的艺人也并非一帆风顺，总有一些合作关系充满变化，祸福难料。以为家人不会坑你，可家庭式作坊往往任性散漫、缺乏专业精神，最护犊子的亲妈也难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以为朋友合伙皆大欢喜，然而无数例子证明，识人不清最好的后果就是不赚钱，更多的时候，彼此伤筋动骨、麻烦接连不断。

因此，不必刻意渲染“和解大戏”为影视圈带来温情。真正的温情，还是专业、实力与彼此成就换来的长远信任。行业在变，关系在变，理性共赢才是不变的逻辑。

常欣秋
媒体人

花言峭语

罗伯特·雷德福，一种对“完整的人”的理想

罗伯特·雷德福以89岁高龄去世后，朋友们不约而同开始重温他的作品。集中观看他的作品之后才发现，原来那么多好电影都是他拍的，他70年的银幕生涯里，几乎每一两年都能拿出一部完成度极高的佳作。

1969年，和保罗·纽曼合作的《虎豹小霸王》，1973年的《骗中骗》和《往日情怀》，1974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1975年的《秃鹰七十二小时》，1977年的《遥远的桥》，1985年的《走出非洲》，1993年的《桃色交易》，2007年的《狮入羊口》，2018年的《老人与枪》。1980年代他转型成为导演，1982年就贡献出那部影史留名的《普通人》，1992年则是《大河恋》，1995年是《机智问答》，1998年的《马语者》。不论当演员，还是当导演和制片人，他所有的作品，都从没失过手。甚至于，他创办的圣丹斯电影节，也是重要的独立电影节，是有作者梦的影人想要投奔的地方。

他的作品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则是他和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走出非洲》。电影最开始，屏幕被一片灿烂的景象占据，那是日出抑或是日落，都不重要，那种灿烂，静穆，扑面而来。他就站在这种灿烂景色的中心。雷德福这年都已47岁，但他扮演的丹尼斯却还是一个教人信服的情人，他俊朗，优雅，有情趣，更重要的是，他有生命力。他开着车，载着女主人公在大地上驰骋，带着她狩猎，野餐，露营，和她一起给猴子听莫扎特的音乐，最后，他开

着飞机带她飞上了天。飞机飞过峡谷，苍翠的丛林，湖泊，飞过野兽奔逐的草原，在大地上投下影子，惊起湖泊上成千上万只鸥鸟。他们在蓝天上把双手交握。

还有他导演的《大河恋》，根据诺曼·麦克林恩的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父子三人，在一条奔腾大河边生活，他们静静地生活，在河里钓鱼，离去或者归来，静待生命走过去，但即便这样平静度日的愿望，也最终会被打破，而父亲给出了全片最夺人心魄的一句台词“感谢上天赐予我们内心丰沛的感情”。以及《往日情怀》《了不起的盖茨比》和《马语者》，都是经典的好莱坞故事，也是经典的好莱坞电影手法，但却浑圆大气，每一个角度看过去，都是完整的，近乎无懈可击。

是的，每次想起罗伯特·雷德福，总会想起“完整”两个字，他的人，从形貌到作品，到作品中透露的气质，都给人一种“完整的人”之感。对土地、对自然有深情，对人有爱有分寸，处事端正大方，有气度有底线，可以信赖也可以托付，又经历过世事，旁观过时代风云，有一点淡淡的沧桑感，又绝不颓废。他是加里·古柏和保罗·纽曼这个理想男性体系里的成员，像是在众人的所有品质里各取了一点，平均、搅拌和混合之后成就的人，极为普通，但又极其不普通，容易被理解，也容易成为一种人格梦想。

所以，在他去世之后，几乎和他合作过的所

有影人，都给了他高度的赞美，特别是女演员们，梅丽尔·斯特里普说：“一只狮子去世了，安息吧，我可亲的朋友。”和他合作过四次的简·方达说：“我无法停止哭泣，他对我意义非凡。就连成龙也说：“他是我童年的偶像，第一次见面就像多年老友。”

要说真正拿他当偶像，甚至职业生涯和人生规划都亦步亦趋紧紧跟随的，那还是布拉德·皮特，布拉德·皮特和他有着同款外形，也有近乎同款的人生，他们合作过《大河恋》《间谍游戏》，皮特管他叫“职业生涯灯塔”。在当演员的同时，他还是制片人，制作了很多电影作品，从当年的《神枪手之死》《海扁王》《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生命之树》，直到今年那部大热的英剧《混沌少年时》。他也在从当年那个好莱坞的漂流者，逐渐走上“完整的人”的征途。

这种对“完整的人”的期待，遍布每个时代，只不过，在上一个一百年，这种期待被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提出来，人们用文学，用电影，用各种方式去实现它，尽管我们当下这个年代，这样有着强大魅力和完整度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但当雷德福去世，人们重温那个时代造就的理想形象的时候，依然会有留恋，有期待，而期待，或许就是明日的种子。

韩松落
作家



长风新
媒体人